



著 孟 起 孫

行 印 社 應 供 化 文

B
58

生活的智慧目錄

前言	一
常與變	三
增與損	六
一與多	九
本與末	一二
主與從	一六
虛與實	一九
廣與深	二二
表與裏	二五
緩與急	二九
感性與理性	三三
信仰與懷疑	三六
知識與智慧	四一
好與不好	四五

自我與非自我·····	四八
人與事·····	五二
理想與現實·····	五六
自然與人爲·····	五九
必然和偶然·····	六三
一般和特殊·····	六九
民主與集中·····	七三
目的與手段·····	七六
原則與辦法·····	八一
事務與業務·····	八五
後記·····	八八

生活的智慧

談相反相成的生活道理

前言

世界是相反相成的世界；生活也是相反相成的生活。

關於自然現象中相反相成的道理，已有典範的著作，闡揚發明，不想再加複述；這裏想討論的是關於吾們日常生活這一方面。吾們的感情、的認識告訴吾們，生活中萬象森然的現象似乎可以分爲兩個「陣營」，照吾們中國古人的說法，是一陰一陽，照外國思想家的說法是一正一負。例如吾們的「出生」「長育」「健康」……是一個陣營裏邊的現象，「死亡」，「衰老」，「疾病」……是又一陣營裏邊的現象。這兩個陣營是敵對的，衝突的，大有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樣子。出生與死亡，長育與衰老，健康與疾病，……之不能並存，有如水火的相互侵滅。假使這兩個陣營是可以割裂的「自足體系」，（Closed System）這就是說各個自行發展，不相悖違，那也便沒有多大研討的價值。最可注意的是這些相反的現象，卻是毫無間隙地密接發生。「出生」「長育」「健康」爲

始，終必發展至「死亡」，「衰老」，「疾病」，渾成一體，無一絲一毫的罅隙界線可以看出，可以劃分。哪個實證過，「出生」之外，另起一頭的「死亡」，「長育」之外，另起一頭的「衰老」，「健康」之外，另起一頭的「疾病」？再深一層觀察，牠們間還互爲因果，互爲變化，相互發生作用；如人之生，長育，表面上看，似乎是生則越來越「生」，長育則越來越長育，轉一眼看，越生越長育，便是越近死亡和衰老；說生是死的準備，長育是衰老的階梯，也並沒有什麼不當。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是指這樣的意思。孔子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爲什麼喜懼交并？那就是因爲父母都處在長育就衰老，出生旋死亡的階段。疾病和健康關係的相互轉換更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世無永遠的健康，疾病隨之；人害過一場大病，體氣反而轉旺，這也是常有的經驗。生活現象中的兩個相反的陣營，所以值得研究者在此。

以下想就一個中心原則，把吾們生活中的各項現象加以研討，轉而充實本篇的論旨。請聽一一道來：

常與變

從桂林來的朋友講起一個故事，有一位張君在火車要停的前幾晚趕搭火車到柳州，通常的開車鐘點是晚上八時廿六分，他也不問變動的情形，還維持他的老習慣，吃了晚飯後就洗脚，行李挑到門口，先是一急，因為街上並沒有人力車，沒法子雇了一個挑夫，飛也似地奔到車站一問，車子已經開出，看看手錶，剛剛是八時廿六分。他氣得兩眼發黑，就在車站大罵，但罵有什麼用呢？結果還只有帶行李嗒然回家。

這位張先生有什麼毛病？一言以蔽之，便是只知守常，不知應變。火車定時開駛是「常」，街上有人力車是「常」，吃了晚飯洗一回脚是「常」，然而現實已經是大變特變破壞了一切常軌，只看見的一面，不注意劇烈的變動，不能改變常軌適應變動，這樣便不免出了毛病。

世象萬千，有常有變，「常」「變」是絕對不能不加區別的，一般人的缺點便在看不到變，把一切變動都看成常態，於是自動抉擇的不能和客觀配合便明方圓的相互鑒納。一般人為什麼會犯這樣的毛病呢？並不是個人甘願閉着眼睛過日子，而是因為常變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線斑斑可查。人類的歷史，給後代史家追記起來，自然像常變之間有著不同的碑記，好比說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似乎自然會發生種種信號，預示變

動之來臨。實際上，從常到變，在吾們感覺界裏，是很難找出起點和終點。例如上文所引張君趕車一行，應該晚上八時廿六分開車的「常」，到了某月某日忽然變了，變成不到點就開始駛出站。這一常態的變更看來是突然的，然而注意外界經常變動的人，以湘桂戰事前方的失利，後退人物的擁擠，路政管理的窳敗，或者更具體一些調查到冷水灘機車煤火缺少等情形，就可以推斷變動之來，實在不是出乎偶然，而是一步一步地變，變到相當時機，便以突然的與常態截然劃分的形式出之，讓人覺得「變了」，「變了」。嚴格講起來，「常」中何嘗一刻不變？只是突變之前，「變」是在慢慢演變着。要談區別常變，必得瞭解這樣變的道理。

是在這樣道理的指示之下，吾們接受了「有恆心」「要堅韌」，「注意安排每一小節」這一類的教訓。要這樣，吾們才能把握着變動中每一步驟，使牠朝一準確大變動的目標行進。要一着下錯了，到結穴時都少不了受牠的限制，受牠的害處。此所以吾們活一輩子，每一分鐘，每一地方，每一事件，都得以「搏獅搏兔，俱用全力」的精神去從事，萬不可以大意疏忽，造成所謂「歷史的錯誤」，貽終身的悔憾。要從「常」裏看「變」；要能真正守常然後可以真正應變。抗戰以來，有一句法傳的名言，叫作把常時作非常時看，吾們不管說的人是否懂得以上所說的道理，總覺得這句話是極精闢地說穿了常變關係的底蘊。

記得討論國際情勢吾們的評論家中主國張際政治關係祇有利害沒有其他的實在不

乏其人。他們所以這樣主張，是被國際的劇變眩惑住了，譬如蘇聯一向和德國是沒有友善關係的，但竟可以駭人聽聞地和德國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曾幾何時，德國又悍然撕破這樣的條約，進犯蘇聯。類此的變動使評論家們覺得一切變動再無軌道可尋，什麼都是亂動，有利則合，有害則分。以這樣的觀點觀察蘇波問題，英蘇關係，有時不免相信敵人的反宣傳，心裏惴惴疑慮似乎有可能重新和德國握手媾和，出賣同盟國家。這樣的觀察和推斷終於被事實所粉碎了，當蘇波問題被敵人拿作宣傳資料的時候，邱吉爾飛到了莫斯科，發表了有力的聲明。以這般事例中，吾們可以看出，「變」也不是和「常」的完全脫節，一變便完全失常。國際情勢儘管怎樣變動，激盪，同盟國家和法西斯集團的總的矛盾克服了一些枝節矛盾這一「常」軌總是存在的。注視「變」而至忽視了「常」，看不到「變」中的「常」，那也只是一孔之見而已。

抗戰以來，正有一些人死硬地抱住了「抗戰必勝」的口號，不管國際內情勢怎樣變動，不管自身怎樣腐爛懈怠，都覺得勝利可以等到，不料事實偏給這樣想頭惡作劇，一再出現了驚人的大變動，即如一九四四年中原戰事，湘桂戰事便是給這些守常而不知觀變的人的當頭棒喝。可是，根據這些變動，就懷疑吾們民族的整個前途，以為戰事已經無望，那又是觀變裏缺少知常的明慧的。認辯常變，具體地分析當前的事物，實在是不可少的常識。

增與損

在數學的世界裏，正號負號的涵義不同，那是盡人皆知的。至於加法和減法之爲不同的數量變化，則更是不待解釋的常識。從數學的角度來看，「增」，「損」乃是對立的。

這樣無可置疑的道理，在社會現象，人事領域內，可就有些複雜，變得不能叫人斷然全信。例如，我們既然有了思維的能力，遇到任何問題，碰着任何物象，便應該加以明辨，不假思索，無論作人作事，都是個大缺點，孔子早就說過：「學而不思則罔。」照這樣的意思推釋，吾們遇到一項事情，應該想了又想，想得越多越好；可又不然，想得太多，有時成爲一種病態，相傳古時杞地有一個人，忽然想到了天或許會掉下來的問題，越想越害怕，這是有名的「杞人憂天」的故事。憂天的杞人不正是犯了想得過多的毛病麼？指摘過「學而不思」的孔子也祇主張「思，再可矣」，並不贊成想了又想，無限度的從事思維。又如，就人類的生活歷程來看，增加生產爲減消苦痛，促進幸福的主要手段。可是，到了資本主義的後期，增加生產不僅沒有增進人類的幸福，反而頻添無窮的痛苦。無限量的人被驅生活於飢餓線下，是爲了增加生產；殘酷的戰爭不斷的發現，犧牲了無數量的生命，是爲了增加生產……。『增』的結果不是『增』，倒是

「損」。相反的一面，透過「損」的過程，或者運用「損」的手段，達成「增」的目標，這樣的事例，也是常見常聞的。孔子是一個循循善誘，精通教學法的教育家。他的教學法的最大特點便不是「增」而是「損」；他要用「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的方法來擴張教育的效果，他又主張：「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焉，」這也是以「損」爲「增」。作爲近代科學方法骨幹之一的歸納法也是「損」，用歸納方法求得的應該是個全稱命題，既曰全稱，便是增無可增，這樣的全稱命題，是從什麼樣的過程中產生的呢？是從最必要的最少數的特稱命題中產生的。好比，吾們發見了相同徵候的病症，名之曰瘡疾，從幾個瘡疾病人的血裏都檢驗出一樣的微生物，名之曰瘡疾蟲，於是，歸納的結果構成一個全稱命題：一切瘡疾都是瘡疾蟲造成的。這個全稱命題，是從少數特稱命題得來的；也就是說「增」的結果產生於「損」的過程。再如，文藝創作上「典型」的完成，它的方法也不是一個人物性格行爲等等的累計，相反的，倒是某幾項特點的勾勒，（如寫一個「阿Q型」，僅祇繪出他的精神勝利法）輕而易易地便造出一個豐富圓滿的典型。以「損」爲「增」，這又是一個例證。看到了這事實的古哲人老子唱道：「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這可算是損之極致了，但它的目的呢，「無爲而無不爲」，這又是「增」之極致，在社會人事領域裏，增損又表現了統一的關係。從一面看，「增」，「損」是不同的對立的觀念，但從另一面看，它們也是相互糾結，統一的東西。增裏面含着損，損裏面含着增，這不是什麼戲論，而是不易的實錄。

吾們的寫作經驗乃是這樣真理最恰切的證物。吾們初學作文時，最容易犯的毛病往往是堆砌，累贅，材料不肯捨棄，形式不肯剪裁，讀來廢話滿紙，文字枝蔓。越多便越發減，削弱了文字的效果。文字功夫進步了，這時便懂得割棄不必要的材料，重複的字眼，疊床架屋的結構，更進一步作到簡鍊的功夫，那更是，別人用三字者，而祇用得一字，別人寫兩大段的，竟祇用一行表達。正爲要增強文字的效果，所以把不必要的材料形式割棄個乾淨。爲求「應有盡有」必須「應無盡無」。斯蒂文森 (Steven-son) 說過一句話，敏巧地表達了這樣的意思：「行文之道在損。」 (The art of literature is the art of amission) 會得增損相反相成之理者可以語作文，可以語作事作人。

一與多

有一天，有幾個朋友在互相批評。這個說那個脾氣太不好，動輒得罪別人，那個說這個爲人太老好，在人們中間建立不起威望，因而作不成任何事情，前面一位爲自己辯護說：他的脾氣雖然不好，可總不致使人看成一個沒用的人；後一位袒護自己說，他雖然不爲人所敬畏，但總不會有冤家仇人。批評和辯護似乎都不假，都有道理，問題是出在他們二位各人見了一面，卻把別的許多方面忽視了，結果知其一不知其二，讓一個本來極準確的道理在不適合的多種場合下運用，弄出了許多的毛病。譬如說，讓人看成一個沒用人，在作人作事上是不利的，不應該的，要糾正別人這樣錯誤的印象，在適合的情狀下，也許不甘順從，發一回脾氣有些幫助，假使把這個辦法無原則地應用起來，專門靠發脾氣來維護自己的尊嚴，那結果一定是糟不可言。又譬如溫柔敦厚，原是待人接物極好的態度。藹然可親，自然誰都樂與之交，不過這樣她的作人風格也決不是到處不問情由都可應用。以溫柔敦厚的心腸和態度和奸宄周旋，那也只有助成惡事，用間接的方式完成了和自己動機相反的目的，執「一」御「多」，弄成了把「多」機械地還原於「一」，他們二位正是犯了這樣的通病。

和上面適相反卻一樣也是毛病的是執「多」廢「一」，把「一」機械地消解在「多」

上面。吾們的前輩中頗多人治事極嚴，律已極明，但終於在作事作人兩方面都弄不出一個樣子，那就爲了他們沒有在諸般的事物中找出鎖鑰，鎖一開一切都跟着被打開，只是在瑣瑣碎碎的事情上空耗了時力。例如管理一個機關，前輩中有人注意公文的形式，銀錢的保管，甚至庭院清掃，挑水打米，件件都關切到，都能出一些主意，想一些辦法，承辦的人接受他的指示，就一樁一樁事情看來，確然是辦好了很多，不過，這個機關的元氣是不充沛的，主管人的精力和知能到底有限，在他本人可算是日夜勞瘁，還不免有漏洞，顧此失彼，承辦人員呢，弄成個個觀望瞻循，拿不出主意來。這個主管人是看見了事工的「多」的一面，沒有從「多」中看出工作制度，幹部政策的必需，要是這些串通於多種事件上的問題一解決了，件件便都得着安放。常言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便是指的這樣執「多」廢「一」的缺點。拿修身的方法來說吧，老輩子通行記功過格，動定言笑，都要區別個善惡，一一記錄下來。這樣的功夫儘管用得很勤苦，終於未見大效。相反的，如果在一些大關節上，譬如該作怎樣的人，該作怎樣的事，有了準確的認識，有了堅定的志向，一些枝枝節節的缺點自會像太陽上升，霧罩自然匿迹一樣地消滅掉。這樣的事例充分地說明了「一」並不等於「多」的總和，不能以爲在「多」上用上了功夫，「一」便可以擱置起來。

「一」「多」不能互相替代，如上文所說的以「一」爲「多」，以「多」爲「一」，然而「一」「多」的不可分割也是極明顯的事實。離了「多」找「一」，離了「一」找

「多」都是枉然的努力。「一」「多」是本來圓融，互爲充實的。例如吾們都有這樣的讀書經驗，原來讀的一本書，怎樣用心鑽研，總是不大了了的，後來看了好幾本別的書，有一天對於原書中的義理，真會一旦豁然貫通起來的。再如吾們作文，要寫一個人的悲感不應光寫「他是很悲哀的」一類話，倒反要從各方面來渲染，來描繪，也要扯到天上的月亮，庭園中的花彩，牆根的蟲聲，這樣的映襯越多，悲感的表現越集中越有力。這就說，「多」能充實「一」，發展「一」。古人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他是指點「一」「多」關聯的密切。至於「一」的足以影響「多」，變化「多」，那也是極易明瞭的。例如有人注意學生青年的問題，發現近來道德敗壞，意志消沈的實居學生青年中的多數，於是提出許多主張，教青年要立志，要修身……這些意見，動機是好的，但未必對青年有切實的幫助。吾們能說中國青年到近幾年變了種麼？今天在後方跑生意發財的有些還不是抗戰初期拼戰場的好男兒？吾們應該看清足以影響青年最深的政治社會環境，只要這個環境一改善，青年們喝酒，賭博，追女人……等等毛病自會慢慢消除。又如今天吾們中國人面對了無數的問題，通貨膨脹，物資短絀，文化水準低落，在這許多問題背後有一個總的問題，便是政治如何民主化，這一個總的問題一得解決，其他問題自會迎刃而解，執一運中，確是有無窮妙用的。

「一」在「一切」，「一切」在「一」一切的變化刺激着「多」的發展，「多」的運動也充實了「一」的演進。

本與末

在這萬象紛陳的宇宙中，事物就其間互倚的關係來觀察，顯然有兩大類型。一類的事物好像樹木的根必須有了這個纔有樹木的其他部份；一類好像樹木的枝葉，固然任何樹木都必須要有枝葉，可是並不能說有了枝葉即使沒有根，樹木還可以照樣的存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皮和毛的關係正和樹根與枝葉的關係一樣。作為事物的一個部分，有了甲纔成為這樣事物沒有甲便不成這樣事物；或者是，在兩樣事物之間，甲對乙有着決定的影響，主導的作用；這裏，甲便是本，非甲或者乙便是末。

在物理自然界，本末之辨似乎比較容易。到社會人生的範圍內，問題可就不這樣單純。明明是「末」，看來卻很像「本」；明明是「本」，看來卻很像「末」。本末很容易倒置，務本的被稱頌為君子。陸九淵先生給我們留下兩句極值得玩味的詩：「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易簡功夫也就是務本的功夫，唯有用過這樣的功夫，纔能達到「久」，且「大」的境域。

本末為什麼不容易辨認？主要的是因為本末的內容和形式並不一定絕對一致，有時在內容和形式之間還可能存在着矛盾。說得淺顯一些，便是，有時本看不出是本，本不像本，末看不出是末，末不像末，甚至本倒有些像末，末倒有些像本。

例如，吾最近參加一個小學的工作討論會，有人提出了一個兒童偷食冷水的問題，喝冷水自然有礙衛生，怎麼辦？早前就有人主張在小缸子旁邊貼上「嚴禁喝冷水」條子，看見有人偷喝，便嚴加懲罰。這辦法起初似乎還有效，日子一多，孩子們得不到水喝，便想出許多離奇乖巧的方法偷水喝，叫老師們看不見，捉不到。老師們發覺了這個問題的嚴重，開會討論，一加檢討，知道基本的毛病是出在開水的供應數量不夠，時間太不正常。接着，大家通過了增加開水壺，規定時間沖水的決議。這個辦法實行以後情形果然大大好轉。偷喝冷水的小朋友驟然減少下來，以這兩個辦法對看，前者的效果是暫時的，表面的，更不好的是還帶來了促使小孩子作偽的副作用，後者的效果則是貫徹始終的，有了正常供應開水的辦法，便不貼「嚴禁喝冷水」的條子，不規定懲罰的條例，喝冷水的學生還是會減少下來。兩者相較，後者是本，前者是末，照辦法行了好久，小朋友喝冷水的現象還沒有消滅淨盡。有一回，因為禁令久弛，學生甚至公開地擠在冷水缸邊大喝特喝起來，於是，有些老師大發議論，認為忽視嚴懲是一個大失着。這些老師們一直認為重典嚴懲纔是根本的辦法，其他只是枝葉，於是又開工作討論會，吾也就是在這次得以列席領教，對於學生忽然大喝冷水這一回事，一經檢查，纔知道是因為那一次舉行了級際的運動比賽，學生們口渴異常，小壺裏的開水沖得不是時候，沸滾般燙，眼看就要打上課鈴，於是他們便不顧一切地喝冷水去。

由此可以推想，假使那次早早預備了涼開水，學生們還是不會去找冷水喝的。本還

是本，在不合適的條件下，便隱蔽了它的意義和作用。詳細研究，「本」裏面還有不夠的地方，在教育的环境裏，這個缺憾尤覺顯著，那便是如果一個小朋友都充澈明瞭冷水喝不得的道理，那也許連這一回的不好現象都不會發生，這就是，在某些特殊條件下，又會出現更基本的東西。

從上面這一事例看，吾們可以曉得什麼是本，什麼是末，並不能一望而知，看來像本的（例如上例中一時也許特別見效的禁令法則）其實是本。看來像末的（例如學生衛生知識的加深。就這一問題處理的浮面來觀察，很容易被漏掉，認作無關緊要）其實是本。唯其本末不易分辨，容易混淆，所以吾們必須努力認清什麼是本，什麼是末，兩者有些什麼主要的特徵和內容，兩者有什麼絕不可混的界線。從對立的關係去認辨本末，這是吾們治學修養的一項必要的成果。

話又說到另外一頭。本末固然必須嚴加區別，但兩者並不是絕無關聯。例如張君和李君交朋友，因為根本的地方，如思想、信仰等交換意見，都覺得非常相合，於是兩人交成莫逆。因為基本的地方既然相同，兩人對於一些細端末節，便不加注意。張君向李君借了幾百塊錢，老想不到償還，因為這是末節。李君在張君床上抽烟，燒了兩個大洞，心裏滿不在乎，因為這是末節。可是很多的末節積累起來，鬱結時間長了，有一天，兩人僅僅爲了都想同看一本書，各不相讓，爭吵起來，終於感情破裂，割席絕交。基本的地方，如思想信仰等等並沒有什麼變動，倒是一些微端末節斷送了兩人的交誼。